佛祖統紀　卅九之四十

佛祖統紀卷三十九

大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五

自周秦至于六朝世以為得正統。若北魏齊周雖非相承而世居中原盛行典禮謂之北朝者不鄙夷之如晉五胡也隋氏雖受周禪而實能統一區宇繼陳正朔此敘史者之微旨也。矧北史之於二教盈虛消息所繫良多故茲並陳用為照映

北魏 都雲中

太祖 拓跋珪

皇始二年詔趙郡法果為沙門統帝生知信佛初平中山所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旅毋得有犯

天興元年。詔於京城建五級浮圖須彌殿耆闍山禪房講堂。悉務壯麗

明元（嗣。太祖子）

永興元年。詔封法果為輔國宜城子（僧受俗官之始）

神瑞元年。加封法果為忠信侯

二年。老君降于嵩山。授道士寇謙之經戒。謂曰。自張道陵去世。地上曠職。今授汝天師之任。清整道教。開化群生。除削三張租米稅錢之弊。男女合殺之術（三張者。張陵令病人輸米悔過。自後張脩張角效之。世號五斗米道）後二年。老君遣玄孫上師眞人李普文。授太平素經圖籙百六十卷。輔佐北方太平眞君（謂太武也）

泰常元年。加封法果為安城公。壽八十餘卒。帝三臨其喪。諡靈公（賜諡之始）

太武（燾。明元子）

始光元年。敕天下寺改名招提（此翻十方常住）。四月八日。輿諸寺像。行於廣衢。帝御門樓臨觀。散華致禮（僧史略云。西天王臣恨不覩佛。於佛降生日。輿像入城行道。通夜供養。謂之行像。西國皆然）○嵩岳道士寇謙之。奏老君所授書。以獻朝廷。未之信。獨司徒崔浩上書贊其事。帝忻然納之。遣使建玄都壇。起靜輪天宮。敕謙之及門弟子位在諸王公上。不稱臣。擇大家子弟百三十人為道士

二年。帝誕節。詔於佛寺建祝壽道場（聖節道場之始）

神麚元年（麚ハ音加。牡鹿ナリ）帝誕節詔天下佛寺並建道場
延和元年初凉土沙門玄高妙善禪觀上遣使迎入
平城甚加敬重命太子晃師事之
太延五年太子晃被讒求哀於沙門玄高爲作金光
明懺帝夢先祖讓之不當以讒疑太子帝以語崔浩
白太子結玄高以術致先帝恐陛下耳帝怒收玄高
慧崇縊殺之高弟子玄暢在雲中聞師遇害馳至泣
曰和上神力當爲我起高開眸曰大法盛衰在於迹
耳但惜汝等行當如我唯玄暢得南渡汝等死後法
當更興法進號呼曰聖人去矣我何爲生即見高於
空中進問和上與崇公當生何所高曰我往惡處度
生以順本願崇公已歸安養
太平眞君元年寇謙之於嵩山立壇爲帝祈福老君
復降授帝以太平眞君之號謙之奉之遂改元大赦
述曰子不語怪神言非可以爲教世之常法也然
河圖洛書天道所以下教於世者豈當以神怪非
之乎是則老子聖人或在天爲君主或分形下教
皆隨時以闡化也當老子之下教寇君授之經法
任以天師俾除削三張之弊其言有足取也至囑
以輔佐太平之説故能造闕下以獻其書崔浩引
而進之太武信而納之未足爲過也于且崔浩以
惡釋之心勸其上於是遽起案誅沙門之禍酷哉

此時其法運之一厄乎旣而崔浩族誅太武被弑不令之終足彰其罪及文成詔復佛法大建浮圖一倉一張曾不足以累本常之道也世或以毀釋過謙之者然謙之特受教於老君以告人主耳初未嘗創毀釋之論毀釋自太武崔浩起也夫法運之通塞數也人心之好惡勢也勢與數合佛力不能移也故知太武崔浩之毀釋勢與數合非謙之之過也煬帝師智者及智者亡弑父竊位下罷僧毀寺之詔而卒沮於事豈智者教之邪衛元嵩教周武趙歸眞教唐武此誠教之也君與臣俱遭冥罰非不幸也

太平眞君七年帝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浩每言於帝曰佛法虛誕宜悉除之及帝討蓋吳(蓋音閤)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飮從官酒見其室有兵器以白帝乃命有司案誅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守牧富人所寄藏物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詔征鎭諸軍有浮圖形像胡經皆悉焚毀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太子晃諫不聽乃密令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得自爲計沙門多亡匿收藏經像唯塔廟無復孑遺(孑吉列反單也孟子靡有孑遺)

八年天大雷電毀室震傾帝所居被壓幾致於死

十一年白足沙門曇始(時號白足定白於面)於元會之日杖錫

宮門。帝命趣斬之〔趣音促〕無所傷。大怒自以佩刀擊之
不死。又令捕投虎檻。虎皆怖伏。帝大驚。召登殿拜謝。
忽身感癘疾〔癘與厲同。癘疾也〕痛不可忍。群臣皆言崔浩毀佛
所致。帝懼甚。時崔浩刻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帝
惡其暴揚國惡。乃令載浩露車。使十人推於車上。溺
其口〔溺乃弔反。小便〕腰斬之。誅及五族。僚屬百二十人。節下
詔復佛法。初浩除釋氏。行路見棄像。必停車溺之。及
族誅。屍無收者。人競溺浩屍。至糜潰乃止。正平二年
常侍宗愛弒帝于永安宮。

文成〔濬。太武孫〕

興安元年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仁道。
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雖在往古。猶序風烈。況釋
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
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
撥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
常所尊事。世祖太武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往往成林。
而寺舍之中。致有凶黨。先朝案治。戮其有罪而已。所
司失旨。一切禁斷〔切音竊。漢書。一切如刀切〕朕承鴻緒。志隆聖道。
其令天下郡縣。各建浮圖一區。欲為沙門者聽。初罽
賓沙門師賢五人來京。值罷佛法。假醫術以守道。復
教之日。帝親為五人下髮。以師賢為沙門統。
和平元年。詔沙門統曇曜為昭玄沙門都統。待以師

禮（隋百官志、昭玄寺掌佛教、署大統一人、統一人、都維那三人、置功曹主簿官、以管諸郡沙門）
六年、䟽勒國遣使進佛袈裟、長二丈、帝命焚試之、以示靈異、終日不然
獻文（弘、文成長子）
興皇元年、敕於五級大寺、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佛五軀、各長丈六、用赤金二十五萬斤
三年、昭玄都統曇曜言、平齊戸及民間、能歲輸粟入僧曹、號僧祇粟、遇凶年則出振饑民、又請民犯重罪者為佛圖戸、供諸寺掃洒、帝許之、於是僧祇粟徧天下（平齊戸、住家未詳、言或一云平民齊民之義、僧祇此云大衆、佛圖亦佛陀、此云覺者、言者佛寺之民戸也）

五年、帝雅好佛學、毎引朝士沙門、共談玄理、有遺世之心、是年、詔傳位太子、徙居崇光宮、稱上皇、建鹿野寺、與禪僧數百、習學禪定
孝文（宏、獻文子、改姓元氏、遷都洛陽）
延興二年、詔西天三藏吉迦夜、譯雜寶藏經等五部、劉孝標筆受○上皇勅、自今祭天地宗社、勿復用牲、唯薦以酒脯、歲活七萬五千牲命○五臺北寺法聰律師、為衆專講四分律、門人道覆録為義疏（此四分律疏之始）
太和三年、改謚孔子為文宣公○敕思遠寺主僧顯為沙門都統
十七年、詔懿德法師、聽一月三入殿、俾朕飡稟道味

飾光朝廷帝數幸王園寺與沙門談論佛道

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令道登法師講成實論謂左右曰朕每覽此論可以釋人深情（僧史略云此論最多法相羅什刪略以授嵩師嵩授淵淵授登此解論之始）○京兆王太子興久病祈佛獲愈願捨王爵求出家表十上乃許賜名僧懿勅皇太子以四月八日為落髪于嵩岳寺

二十年大后馮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

二十一年詔為太后建報德寺為羅什法師於所居舊堂建三級浮圖○詔四月八日迎洛京諸寺佛像入閶闔宮受皇帝散華禮敬歲以為常○詔諸郡僧寺長夏安居令清衆數處講說以僧祇粟供備

宣武（恪孝文次子）

景明二年詔僧犯殺人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都統以內律僧制判之時崔暹好佛法以僧尼猥濫奏設科條一篇事密而法平勅付昭玄都統法上以為檢約

四年南天竺國遣使貢辟支佛牙

永平元年詔中天竺國勒那摩提於太極殿譯經北天竺國菩提流支於紫極殿譯經帝親預筆受

二年帝御式乾殿講維摩經時西域沙門至者三千人南方歌榮國世不與東土通有僧菩提跋陀來詔建永明寺以居外國沙門

延昌四年太后高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洛陽段暉所居聞地下鐘聲掘之得金佛一菩薩像二趺上銘曰晉泰始二年中書監荀勗造暉遂舍宅為寺後有盜欲竊此像像高聲唱賊賊人至被獲○裴植母夏侯氏年踰七十以身自施三寶為婢供寺掃灑三子瑜粲衍並奴服泣涕以從各以布帛贖免之其後母竟出家為尼入嵩高山積歲乃還植官度支尚書瑜等皆至刺史母臨終遺令以沙門禮葬粲深好釋學每昇座講説聽者服其理辯

孝明 詡宣武第二

熙平元年太后胡氏於洛陽建永寧寺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作眞金像高丈六浮圖九層高九十丈上刹高十丈每夜靜鈴鐸之聲聞於十里

神龜元年詔諸郡立五級浮圖

正光二年敕宋雲沙門法力等往西天求經

四年宋雲等使西竺諸國還得佛經一百七十部

○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禁中帝曰佛與老子同時否道士姜斌曰開天經云老子定王三年生年八十五西入化胡以佛為侍者沙門曇謨最曰吾佛以昭王二十六年生穆王五十二年滅自滅後至定王三年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而言化胡無乃謬甚帝令群臣詳定眞偽太尉蕭綜等劾奏開天偽

經。罪當惑衆。詔流斌于馬邑。
武泰元年（梁大通元年）秋十月。達磨自梁入魏。止嵩山少
林寺。面壁而坐。帝聞師異迹。三詔不至。就賜摩納袈
裟。金鉢。銀水瓶。繒帛。
孝莊（王子攸。彭城勰子）
永安元年。太后胡氏出俗。爲尼。居瑤光寺。○冀州沙
門法慶。爲行無頼。爲其徒所擯。乃去爲袄術。説渤海
李歸伯。率郷人爲亂。衆推慶爲主。自號大乘佛。以歸
伯爲十住菩薩平魔漢王。屠滅寺舍。斬害僧尼。焚燒
經卷。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詔元遙使持節討破之。
禽法慶。歸伯。傳首京師。餘黨悉平。

三年。宗玄先生孟仲暉造夾紵佛。其像毎夜遶座行
道。足跡成文。士庶瞻敬。咸仰神異。後五年。像忽隱去。
節閔（恭。廣陵王羽子）
普泰元年。國子博士盧景祐通達佛法。人稱居士。帝
亦待以不臣。從兄仲禮作亂。累及景祐。繫晉陽獄。景
祐至心誦經。枷鎖自脱。帝聞其異。貸出之。
孝武（脩。廣平王之子）
永熙元年。洛京平等寺建浮圖成。帝設萬僧齋。右像
俯首終日。大衆感其神應。
二年。永寧寺大浮圖災火。三月不息。後東萊人咸見
浮圖在海中。俄爲雲霧所蔽。

文帝（寶炬、孝文之孫、遷都長安、號西魏）

大統元年、敕沙門道臻為沙門大統。○初祖達磨坐少林九年、先傳法及袈裟於慧可、乃往禹門千聖寺十月五日端坐示滅。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使者宋雲西域還、遇師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歸為言、門人啓壙視之、唯空棺隻履。（宋雲使西域、在孝明正光四年還國、距今十三年矣。今稱雲還遇達磨者、恐曾冊使不以然、則別一使人、誤書為宋雲耳）

孝靜（善見、清河王亶之子、遷都於鄴、號東魏）

天平元年、洛州刺史韓賢素不信佛。白馬寺有漢明帝時經函放光明。世藏為寶。賢往寺、斫破之。未幾州人韓木蘭作亂。一賊自児中起、以刀斫賢脛斷而死。人謂毀函之報。悲夫、是其速。

述曰、經函故究佛道之彰化也。世之昧者則作為性謗故惡之、斫破之。由其本心素無信耳。一賊忽起斫其脛、如斫其函。感報之速、由心之召也。世人見佛經說地獄果報、必曰佛設此等語以怖人。佛聖智通三世、見人造善惡者、能預告以禍福、使人知所勸懲耳。非故設此語以怖人也。作不善、降之百殃、豈亦怖人之語耶。

興和四年、時魏境有寺三萬所、僧尼二百萬人。○魏書佛老志云、生生之類、三世神識常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粗鄙（粗、倉胡反、不精）經無數形、澡

錄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道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又說六道受生六度進行及佛身無應不生不滅舍利塔廟教法流廣之義最為深密（北齊魏收撰北魏書）

述曰有一代之君臣必有一代之史所以記諸言動法不法也堯舜之德必書跖蹻之行必書夫時人事善惡臧否莫不畢錄有可法有可誡謂之信史若是其可也自佛法東來學世所宗上真文秘要盈滿天下明心見性之道可坐以進益物救世正在仁義久久弊詐日起之後通人勝士欽挹

風規歷代修史之家未嘗不列敘其事故范曄之論西域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音捐篤即天竺也）西漢方志莫有稱焉豈道閉往運而數開叔葉乎袁宏之著漢紀曰天竺有佛道焉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唐正觀稱制晉書摩什圖澄皆列於傳而贊之曰垂文闡教通幽洞冥魏收撰魏書其志佛老曰佛言三世神識常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乃至無生此皆諸史敘佛之明義知佛道果可以益物救世云耳異哉歐陽氏之修唐書也凡釋氏之事有裨國政開人心者悉刪去之適足以存舊史之設睹其多通學守隘見有若是謂之信

史未信也

北齊（高氏都鄴）

文宣（高洋受東魏禪）

天保元年詔高僧法常入內講涅槃經拜爲國師（國師始此）

○法師雲延長九尺六寸帝每召入問道會周使周弘正來聘太臣舉師接伴弘正恃才任氣及見延悠然意消求師畫象所著經疏以歸帝益加重進位昭玄上統○嵩山寶公向白鹿山行忽聞鐘聲見一門題曰靈隱之寺有梵僧自外來寶隨入寺坐法堂非上仰視屋間開孔如井有僧從孔飛下至六十餘人坐已各問今日何處齋或言豫章或成都嶺南漸北五天竺動千萬里最後一僧至衆問何遲答曰相州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豎義有一小僧難問蜂起殊爲可觀不覺日暮寶起曰鑒禪師是我和上諸僧直視寶頃之遂失其寺乃獨坐柞木上（柞音昨）出山問大統法上上曰此寺佛圖澄所造賢聖居之或隱或見至今山行猶聞鐘聲

二年詔稠禪師至鄴都建雲門寺以居之師宴坐一室未嘗送迎帝至弟子勸之師曰賓頭盧迎王七步致王失國吾德雖不逮儀相似之所以不敢自欺冀致福於帝耳帝感左右以師慢已欲躬加害師且出寺二十里拱立道旁帝怪問之師曰恐血汙伽藍耳

帝即悔謝謂僕射揚遵彥曰如此眞人何可謗耶遂同輦還宮問曰弟子前身何人師曰曾作羅刹王今猶好殺祝盆水使視之見群羅刹在後帝大收信請受菩薩戒求不食肉盡停五坊鷹犬傷生之具及境内屠殺○詔置昭玄十統以沙門法上爲大統令史員置五十餘人所部僧尼四百餘萬四萬餘寺咸禀風教帝築壇具禮尊爲國師布髮于地令上統踐之升座右妃重臣皆受菩薩戒○帝在晉陽使人乘一馳敕曰可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馳出城及出奄然如夢至山腹有寺群沙彌見之曰高洋駙來便引見老僧僧問高洋作天子何如使曰聖明僧曰彼求何爲使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於北行取之使者反命

六年初道士陸脩靜以梁武棄老子教遂奔入魏暨文宣事佛靜等忌之詣闕自陳請與釋子角爲帝許之靜以咒術令僧衣鉢皆飛官殿梁柱皆震帝顧謂大統法上曰佛門豈無人哉上統與曇顯辭請被酒出曰彼曹關者敢以小術自悲卽以稠禪師衣置地道流并力不能動顯自取置梁間使咒梁柱亦不動靜曰釋自標爲內教內卽小也顯曰天子居九重之內亦應小於百官乎靜氣咽無對群臣皆忭躍帝乃下詔令道士自謂得神仙者可上三爵臺飛騰遠墮

其不能者宜詰玄上統刪度有不從者役以人遂下詔曰祭酒道者世中假妄麹糵非味清虛焉在羅酺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非祭典宜皆禁絶不復遵事於是齊境皆無道士

述曰修靜生於晉末與遠公遊晃解於宋之泰始賜謚簡寂自泰始至梁天監已四十年不應今日復有修靜若曰因梁棄道自梁奔魏當云陸修靜之門徒斯爲可信也矣

梁荊州居士陸法和以元帝爲魏所破遂歸於齊帝以爲太尉賜甲第和乞爲佛寺其徒七百人悉從法一朝盡佛坐牀上而終斂縮身止三尺斂畢帝更令開視唯一空棺題壁云十年天子獨尚可(文宣在位十年)百日天子急如火(廢帝在位百日)周年天子遞代坐(孝昭在位一年)二年人懼塗削之終不能滅

七年帝以內藏梵經千夾命三藏那連耶舍於天平寺翻譯勅太統法上沙門都法順監譯帝躬禮梵文謂群臣曰此三寶之鴻基禮宜偏敬(偏猶專也)沙門尊稱居士萬天懿優婆塞智希並於鄴城譯經

十年帝幸遼陽甘露寺禪居深觀勅非軍國大事不得聞

述曰世謂文宣殘忍果於刑戮至欲比之桀紂然觀其譯經修禪受戒禁殺尊禮國師羅黙道教其

敬佛爲甚至蓋由前身爲聖寺沙彌以智願力出
現世間居人王位行佛法事而初年好殺特其殘
習之所爲耳非如桀紂不遇佛法行殺無悔者之
比也

武成 湛高祖第九子

河清二年詔慧藏法師於太極殿講華嚴經 晋譯六十卷者
○孫敬德先造觀音像後有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
可免既覺誦滿千徧臨刑刀三折主者以聞詔赦之
還家見像項上有三刀痕此經遂行自爲高皇觀世
音經 [illegible]

述曰此經止十句即宋朝王玄謨夢中所授之文
今市肆刊行孫敬德所誦者是後人妄相增益其
文猥雜遂使識者疑其非真又本朝嘉祐中龍學
梅摯妻失目使禱于上竺一夕夢白衣人教誦十
句觀音經遂誦之不輟雙目復明清獻趙公刋行
其事夫士以茲至簡經法救人於危厄之中古今
可紀者三驗矣可不信乎

後主 緯武成長子

武平六年沙門寶暹十人往西天求經還得梵本二
百六十部

隆化元年詔修鄴都白馬寺佛圖澄所造塔得舍利
三盛以寶瓶廣武王邕置水晶鉢行道祈請舍利忽

浮水西右轉七匝

比周（都長安）

閔帝（宇文覺太祖第三子。受西魏禪）

元年（即西魏大統二十四年受禪不改元）詔僧實禪師為周國三藏○詔以舍利藏渝州常念寺大放光明自龕而出乃建浮圖以表祥異○帝獵於檀山遙指山上問群臣有所見乎掌書記盧光獨曰見一沙門帝曰是矣即解圍而還乃令光於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錫杖瓦鉢

武帝（邕太祖第四子）

保定三年詔曰歲在昭陽（三陽防孟癸）龍集天井（龍集未東蒼龍為）

（歲昔大荒落 歲在巳年也）當令所司奉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歲之教詎於涅洹之說云云

天和四年沙門藏稱於長安譯經沙門至德譯法華經普門重頌偈○詔名儒僧道沙門道安作二教論以儒道九流為外教釋氏為內教帝信道士張賓衛元嵩之譖以讖緯黑衣當王忌釋氏張賓說帝曰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短但利民益國即稱佛心夫佛以大慈為本終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請造平延大寺容著四海蒼生不立曲見伽藍徧安大乘五典以平延者無簡道俗周擇怨親以城隍為塔寺即皇帝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

知夫義爲聖衆推令德作三綱尊耆年爲上座選仁
智充知事求勇略作法師是以六合無怨紂之心八
方有歌周之詠云

四年二月集百僚僧道於文德殿討論釋老同異

建德元年正月帝幸玄都觀自升座講說公卿僧道
互爲難問○時長安有李綠者神異不測每夜於街
上大哭釋迦牟尼佛如此屢月後二年果有廢釋之
事

二年二月集百僚僧道論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次
之釋居後○詔群臣沙門道士於内殿博議三教法
猛法師立論理勝司隸大夫甄鸞上笑道論凡三十
六篇用笑道家三十六部以釋教有十二部今三倍
勝之（弘明集）○帝集僧道宣旨曰六經儒教於世爲宜
眞佛無像空崇塔廟遇人信順徒竭珍財凡是經像
宜從除毀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斯爲悖逆之甚國法
豈容並令反俗用崇孝養時慧遠法師出衆抗答曰
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國家七廟豈是有情帝曰
佛經外國之法故當廢之七廟上世所立朕亦不以
爲然將同廢之矣師曰若以外國之法非此所用仲
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不行七廟若廢則
五經無所三教同廢何以治國帝曰魯與秦晉封域
雖殊莫非一王之化師曰若秦魯同一王化乘且天

竝同在閻浮輪主一化何不同遵帝與師往復數至十二帝不能屈三年五月帝欲偏廢釋教令道士張賓餙詭辭以挫釋子法師知玄抗酬精壯帝意賓不能制即震天威以無難辭左右叱玄聽制玄安庠應對陳義甚高陪位大臣莫不欽歎獨帝不說明日下詔并罷釋道二教悉毀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俗時國境僧道反服者二百餘萬○六月詔釋道有名德者別立通道觀置學士百二十員著衣冠笏履以彥岵等爲學士沙門道安有宿望欲官之安以死拒號慟不食而終（前曾作二教論）○法師靜藹聞詔下詣闕奉表求見帝引對極陳毀教報應之事帝改容謝遣之送入終南山號泣七日坐盤石引刀自條其肉挂腸胃於松枝捧心而卒白乳旁流凝於石上聞者莫不流涕

述曰佛道本常有時而陁者世人之業感耳以故大小三災業感之大三武滅僧業感之小然每當滅則必有聖賢者出魏武有惠始周武有知玄道安靜藹皆爲法忘身求復大教而藹之條肉捧心世或謂其徒自苦無益殊不知縱無益於當朝猶足以感動世人俾知爲法之切有若此者武帝廢之宣帝復之曾不數年其道復振疇知非藹師誠感之應乎

六年伐齊滅之并毀齊境佛教經像時僧尼反服者
二百餘萬
宣政元年六月帝感癘疾身瘡大發遂殂[illegible]
宣帝（武帝子）
大成元年先是沙門道林以學業進見與武帝議論
二十日酬酢七十番帝不能屈遂許以復教會帝殂
至是道林申請尤力上許之遂下詔曰先帝感於異
論以釋道爲無益故廢而不行然大教所繫甚宜開
顯今簡耆舊有道者二百二十人勿須毀形於東
西二京陟岵寺爲國行道乃勅智藏等長髮爲菩薩
僧陟岵寺主華冠瓔珞作菩薩大正月詔曰三寶尊
重特生修敬其令舊沙門有德行者於政成殿西安
居行道○追封孔子爲鄒國公
靜帝（宣帝子）
大定元年詔天下并復釋道二教復立佛天尊像丞
相楊堅與陟岵寺智藏靈幹等并落髮度僧二百二
十人

法運通塞志第五

法運通塞志第六　　佛祖統紀卷四十

天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隋 都長安

文帝 楊堅受周禪

開皇元年帝初受禪沙門曇延謁見勸興復佛法乃下詔周朝廢寺咸與修營境內之人任聽出家仍令戶口出錢建立經像由是民間佛經多於六藝之籍

○初同州般若寺尼智仙通禪觀言人吉凶皆驗文帝始生於寺尼謂太祖曰此兒佛天所祐因呼爲那羅延（此云金剛力士）太祖委仙視育一日皇妣來抱見兒成龍形驚墮于地尼失聲曰驚吾兒致令晩得天下及

長寮告之曰像教將滅一切鬼神皆西向汝後當大貴佛法暫廢賴汝而興及周武罷敎此尼竟隱帝家○詔於相州戰地為軍士死事者建寺薦福○敕僧猛法師住大興善寺為隋國大統○南朝陳國沙門智周等自西竺還齎梵經二百六十部詣闕上進上召見慰勞賜以繒錢

三年詔天下正五九并六齋日不得殺生命○唐公李淵(高祖初封於唐)以長安宅居施沙門曇崇帝為製清禪寺名○海陵沙門惠盈六時禮三千佛救民饑昔之尼一日講法華經有神擁從稱五道大神請授戒法云往東海巡行盈為設食授戒而去

四年靈藏律師始與帝為布衣交及即位建大興善寺以居之勅左右僕射兩且一參問起居帝幸洛州歸之者衆帝手勅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師度之由是度人至數萬有疑之者帝曰律師化人為善朕禁人為惡意則一也

五年詔法經法師於大興殿授菩薩戒

六年亢旱詔曇延法師於正殿升御座南面授法帝及群臣咸席地受八關齋戒俄而雲興大雨霑霔

七年詔曇遷法師為昭玄大沙門統

八年曇延法師亡帝輟視朝勅王公已下往臨(去曹)內史薛道衡白帝文曰聖皇啓運像法載興卓爾緇衣

襟為稱首屈宸極之威重申師資之禮文三寶藉之弘通。二諦由其宣暢以誘人為善之德為助國行仁之方豈謂法柱忽傾慈舟遠覆匪直悲纏四衆固亦酸感一人○京兆杜祈暴亡至冥府王審其名曰誤矣問祈識周武帝否答曰曾任左武候司法常在殿陛王顧吏引至大鐵屋從窓中望一人痩身鐵色著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何苦答曰我信衛元嵩毀滅佛法故此受罪祈曰臣誤追當還大家有說否曰汝若還為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我滅法受大苦望為我作福相救及還以事聞帝乃敕天下人出一錢為武帝追福（見唐高僧傳法苑珠林及趙文昌入冥恐當時有此二事皆可為證）

九年李士謙雅好佛學兼善玄談有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時以為至論（無量壽佛經作頓佛日教我觀於清淨業處）

十年（是年隋滅陳始孕正統）正月詔曰光宅顗禪師昔周武毀教朕曾發心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遂即興復師已離世網修己化人必希獎進僧倫用光大道○勑臣僚士庶有欲出家聽是歲度僧至五十萬

十一年詔相州靈裕法師至京為國統裕表辭三上帝留之不可謂僕射蘇威曰朕知裕師剛正不可屈乃厚賜還山御書靈泉為寺名○十一月晉王廣（文帝次子）總管揚州迎顗禪師至鎮設千僧會受菩薩戒上

師號曰智者

述曰世謂煬帝稟戒學慧而弒父代立何智者之不知預鑑耶然能借闍王之事以比決之則此滯自銷故觀經疏釋之則有二義一者事爲前因由彼宿怨來爲父子故阿闍世此云未生怨二者大權現逆非同俗間惡逆之比故佛言闍王昔於毗婆尸佛發菩提心未嘗墮於地獄（涅槃經云）又佛爲授記却後作佛號淨身（闍王受決經）又垂裕記闍王未受果而求懺令無量人發菩提心有能熟思此等文意則知智者之於煬帝鑑之深矣故智者自云我與晉王深有緣契今觀其始則護廬山主玉泉終則創國清保龕壟而章安結集十年送供以是比知則煬帝之事亦應有前因現逆二者之義孤山云菩薩住首楞嚴定者或現無道所以爲百王之監也（事見智者本紀）

潞州刺史辛彥之立十五層浮圖州人張元暴死復甦云神遊天上見一堂極崇麗天人曰辛刺史有大功德作此堂以俟之

十二年二祖慧可禪師先傳法於舒州僧粲以是年往管城匡救寺說法有和法師先於寺講涅槃學徒稍稍引去聽法和不勝憤乃謗于邑宰加以非法師怡然委順壽一百七先謂粲曰吾有宿累今當償之

○十二月智者禪師至荊州玉泉山安禪七日感關王父子神力開基造寺乞授五戒師入居玉泉道俗禀戒聽講者至五千人（蜀先主將關羽詳見智者本紀）

十三年帝幸岐州蒐于南山（音搜春獵曰蒐）逐獸入古窖中忽失所在但見滿窖損佛像沙門曇遷曰北周武毀法故聖像多委溝壑帝乃下詔諸有佛像碎身遺影者所在官撿送寺莊嚴○四月智者於玉泉說法華玄義章安頂法師預聽○七月賜智者玉泉寺額

十四年詔建禪定寺召曇遷法師集海内名德百二十人以居之○智者於玉泉說摩訶止觀聽衆千人章安預聽○冬十月智者過岳州為刺史王宜武受戒法沙門曇捷等請講金光明經其俗聞法感化一郡五縣一千餘所咸舍漁捕

十五年眞觀法師（智者門人）於杭州虎林山建天竺寺（唐時改虎為武）○二月晉王遣使智者至揚州禪衆寺上所著淨名義疏○九月辭歸天台○北天竺闍那崛多於大興善寺譯佛本行經等三十三部翻經學士費長房等筆受

十六年齊州靈巖寺釋道相暴亡至冥府見勢至菩薩將觀僧獄有榜云衆僧遺法迴向京師請靈巖寺額將絹百匹驢兩頭至京逢通事舍人是靈巖檀越為奏得額不費一錢迴自思此額因我而得應銷三

十疋綃乃市絲布香藥等物私用入已當入衆壓地
獄迴閙即首服倍還又一榜云人盜僧林杏樹栽作
梳材寺僧道郭拾得殘木一截仍堪作梳直八十錢
當墮火燒地獄郭聞說即時承還又榜云沙彌道弘
爲衆作餛飩先盜食二一鉢當墮鐵丸地獄弘數年口
瘡乃爲衆設一供如此三十餘人道相七日内十三
度死見菩薩指示罪相以語諸人即各陪償獄榜隨
滅（僧鏡錄）

十七年翻經學士費長房進開皇三寶錄十五卷長
房先爲沙門周武沙汰反俗隋興入預譯經〇十月
晉王遣使迎智者師至石城乃稱有疾謂門人智越
曰大王欲使吾來吾不負言吾知命在此故不須進
乃右脇西向專念彌陀至十一月二十四日爲衆說
法即入三昧門人奉靈龕歸佛隴藏之西南峯

十八年故智者弟子僧使灌頂普明奉遺書及淨名
義疏至揚州王答書所囑天台造寺令遣司馬王弘
一遵指畫

二十年立晉王爲皇太子勅天下名藩有毀佛天尊
像者以大逆不道論

仁壽元年詔天下名藩建靈塔遣沙門淨業眞玉等
分送舍利奉藏諸郡百十一塔靈瑞之迹徧見僧傳
（南山撰唐高僧傳）〇南天竺三藏達磨笈多（此云法密）北天竺闍

那爛多至德云云。於大興善寺重譯法華爲八卷。名曰添品。（）十月。天台僧使灌頂智璪至京師奉啓謝皇太子造寺。

二年。西天竺沙門闍提斯那來上言。天竺獲石碑記。東方震旦國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意建立三寶。

三年。洛陽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歸而教授河汾之間。續六經以見志。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以漢統天下除殘穢與民更始。起漢高止晉武。凡百五十篇吾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以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故始晉惠訖隋開皇寓襃貶以當賞罰。春秋義包五勞故今別名元經凡五十篇元經紀年晉帝泰正月起晉惠帝至東晉宋後魏孝文元和元年以晉遷都洛陽得中國以及於周隋故皆稱正統以齊梁陳同四夷也南北二史夷虜相稱今明正統以斷其疑也續詩以辨晉宋後魏齊周隋六代之俗。凡三百六十篇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後王不能合周公制作者則論而正之贊易道以申先王之旨。贊易七十篇申明孔子十翼之旨意世稱王氏六經。阮逸序中說謂房杜諸公不稱其師之美故續經不振朝廷三徵皆不至。卒於家。門人諡曰文中子。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溫彥博竇威杜淹溫大雅陳叔達王珪皆北面受道。爲世卿相。弟子薛收等集對問之言。名曰中說。共言三才五常之道。天人性命之際備矣。阮逸序曰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文中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

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或問佛子曰
聖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乃計反不
通也
予讀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之祖邵用公述之皇極讜議謂洪
範五皇極義貴中道人位天地之中則知教雖有三人則一也或問長生神仙之道
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
煬帝廣文帝次子謚法逆天虐民曰煬左傳象陽公隋謚陳後主曰煬今亦謚煬如有報也廣韻余
尚反暴也
大業元年九月帝幸揚州天台僧使智璪詣行在所
引對大牙殿勅為天台寺立名智璪啓曰昔陳世有
定光禪師遷神之後夢其靈曰汝欲造寺未是其時
若三國為一當有大力勢人為之造寺寺若成國即

清宜名國清寺上曰此先師靈瑞也即用為名乃遣
通事舍人盧正方奉安寺額勅秘書監柳顧言為智
者造碑立之寺門十一月二十四忌辰設千僧齋有
司案名渉足千數臨齋受嚫數溢一人梵語達嚫此云施財今人
誤貴嚫字皆非咸謂智者化身來受國供是日午後使者大
衆開視靈龕唯空牀靈帳而已相傳王泉藏殿一日推輪關主附人語曰
我師肉身在此不得動飛輪其上自是知關主神力自天台移藏此地
二年詔沙門道士致敬王者沙門明贍等抗詔不從
帝詰之對曰陛下若使準制罷道則不敢不奉如
大法可崇則法服之下僧無敬俗之典帝默然而止
○三祖僧粲禪師亡師初以白衣謁可禪師既傳法

披衣為周武廢教往來司空山積十餘年隋開皇初
居皖公山（在舒州 戸版反）傳法於沙彌道信優遊江國以是
年復還舊止為衆說法儼立而逝塔于山谷寺相
州沙門道明亡同房僧玄緒蘇行野間忽見伽藍往
投之遇道明不異平生引緒至房緒私怪之至後夜
明起謂緒曰此非常處謹莫過堂明去緒潛往見維
那唱施粥皆作血色行粥徧諸僧舉身火然如一食
久維那打靜無復苦相緒懼還所止明至緒問之答
曰此是地獄吾為取僧一束柴煮漿不陪償當一
年然足受罪褰衣見膝下並焦黒因曰公幸為我買
柴百束陪還常住并寫法華經一部可得免此緒許

之歸寺依其言為辦重往尋寺宗無所見（僧鏡錄）
三年正月詔天下州郡七日行道總度千僧上親製
願文曰菩薩戒弟子皇帝摠總持稽首和南十方諸
佛願以度人出家功德普為有頂無間（天宮地獄）清淨罪
障問至菩提云
四年封孔子後為紹聖侯
五年詔天下僧徒無德業者並令罷道寺院准僧量
留餘並毀拆廬山福林大志禪師（智顗門人）素服哭於佛
前三日誓舍身願道乃詣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
三寶資道當然臂以報國恩上敬而許之遂以布蠟
纏臂升大棚端坐度火然之爽畢入定七月加趺而

終自是詔下而不行

九年詔改天下寺曰道場○帝幸維揚召神僧法喜入見十日遣宮中索羊頭帝惡之以付廷尉禁衛甚嚴而有司見其日丐于市上命案之見袈裟裹黄金鎖骨詔以香泥塑其形是夕泥像起行言笑如故上異之詔釋其禁未幾示疾而終葬之香山後數歳自海南歸者見師殊無恙發其冢視之唯空棺焉及煬帝遇害江都方悟索羊頭之先識

恭帝 侑煬帝孫

義寧元年五祖章安灌頂禪師於天台國清寺為智威禪師説止觀心要

唐 都長安

高祖 李淵受隋禪

武徳元年詔為大祖已下造旃檀等身佛三軀以沙門景暉嘗記帝當承天命為立勝業寺以沙門曇獻於隋末設粥救飢民為立慈悲寺以義師起於太原為立太原寺文詔并州立義興寺以旌起義之功

二年詔依佛制正五九月及月十齋日不得行刑屠釣求為國式○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

四年釋智巖初仕隋為虎賁中郎將每於弓首掛漉水嚢不欲蟲水至是棄官入皖山學道見異僧丈餘謂之曰卿已八十一生出家矣同宦閭丘胤至山尋

之見山崖峻立鳥獸悲鳴謂師曰即將往邪何爲住
此答曰我往欲醒君往正發向軍嗟歎而退
六年濩澤縣李録事亡常往餘法師所聽講維摩其
人言議師問之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答曰自人頭
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見諸天聞法
師酒氣皆回面而聽餘即悔過不復飲鬼又曰非唯
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〇勅沙門玄奘
三藏住大莊嚴寺
七年上幸國學釋奠命博士徐曠講孝經沙門慧乘
講心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博士陸德明本元朗隨方
立義偏析其要帝說曰三人者誠辯矣然德明一舉

取敵
八年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
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竊
食易服以逃租賦夭生死壽夭出於自然刑德威福
關於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
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歎書奏不報
鐵菴曰傅奕以小人之資乎且上書謗佛毀教當
時群臣皆所不取獨高祖薄信迷其說今觀傅奕
之疏沙汰之詔不過謂遊手竊食者避征徭而已
啻學聖道以求出世間敷慈化以贊理天下明善
惡之應以禁昏俗窮性命之旨以悟眞修斯學佛

者之大較其與儒家者流將並行而不悖豈當以
征夫徭卒之賤而望之者哉或曰學佛之士多自
農出反而止之所以厚農俗也亦然今夫田家之
子致身科第者豈得而止之邪夫佛道多容不
簡愚智若指其庸鄙以蔽諸賢俊此子厚謂退之
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今名為
儒而資小人者固多矣未聞以為者不善而遂從
廢周孔之教然則出家而庸鄙者人持之亦至非
佛道之咎也

九年傅奕七上疏請除佛法帝以其疏付群臣雜議
大臣皆曰佛法興自屢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

棄廢之相蕭瑀（梁明帝之子）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
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
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
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合掌謂之
曰地獄正為此人設（瑀音禹見唐書史）帝一日問群臣曰傅
奕每言佛教無用卿等何如左僕射裴寂曰陛下昔
創義師志憑三寶言登九五誓啓玄門今六歸仁富
有四海而欲納奕之言豈不虧往德而影今過乎帝
復以疏頒示諸僧問出家於國何益沙門法琳撰破
邪論謂佛教微萬法之源而孔老立言昧域中之治
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興福啓迪昏蒙利國非淺

時秦王府記室虞世南爲序以賛之明槩法師作決對論責奕謗佛僧八事有秦王府典儀李師政述内德論云勸善進德之廣六經所未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絶塵厥軌清邈而難蹈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橧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政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共弊豈得以詩書早播而可墜貞經晩至而宜替文死生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説釋氏之所明黄老之未諭也又慧乘作辯正論十喩九箴破道士十異九迷之謗上覽諸沙門論議辯奕甚道毀佛遂有簡汰

二教之意○五月下詔以沙門道士苟避征傜不守戒律而寺觀鄰接廛邸溷雜屠酤非所以爲垂教其僧道戒行虧闕者並令罷道精勤練行者並就大寺觀居止供給衣食京師留寺三所觀一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六月庚申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不利於秦王秦王世民討殺之以秦王爲皇太子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僧道詔○八月詔傳位於皇太子太宗既即位嘗問傅奕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之事顯然卿獨不悟其理何邪對曰佛乃西方之桀黠無補國家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帝深惡其言云後傅奕得惡病徧身糜爛號叫而死少府監

馮長命夢至冥府多見先亡因問傅奕鬼佛惡病而
死今受何報答曰已開付越州爲泥犂矣當時識者
謂是泥犁地獄也苦報記

太宗世民。高祖次子

正觀元年正月詔京城德行沙門並令入內殿行道
七日。度天下僧尼三千人詔以皇家舊宅通義宮爲
興聖寺〇勅亳州修老君廟兗州修孔子廟各給廟
戸二十家〇詔沙門光智於大興善寺譯寶星經等
五部左僕射房元齡等監護

二年三月詔曰朕自創義以來手所誅剪將及千人
可皆建齋行道竭誠禮懺冀三途之難因斯得脱

述曰或謂太宗手自誅殺眞忍人也殊不知隋爲
不道天將興唐太宗方間關於軍伍之中當梗化
害政適在目擊不亟剪去則有妨於機事奉天命
以除殘賊非如桀紂無辜殺人貫盈罪惡之比天
下既定仁心自存唯知佛法可爲拯濟建齋行懺
惠及幽關蓋所以拔沈苦以遂有生眞仁恕之君
也

五月勅先朝忌辰並於章敬寺設齋行香永爲定式
〇七月詔京城諸郡僧道七日七夜轉經行道爲民
祈福以保秋成每歲正月七月視此爲式

三年正月詔京城沙門每月二十七日行道轉仁王

經爲國祈福官給齋供○三月詔密州師淨禪師至京祈雨師結齋坐禪感天西北白虹晝見大雨通濟○八月沙門玄奘上表乞行天竺求經○十二月詔曰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罰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凡義士凶徒隕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樹立福田濟其營魄（老子載營魄注魂魄出盧山集心法者神明之營魄也）以稱朕矜閔之意（已上並見唐舊史歐陽新書刪去不存）

四年正月敕上宮繡釋迦佛丈六像奉安勝光寺設千僧齋○五月戰場建寺成敕群臣撰碑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李百藥撰破宋老生於晉州立普濟寺許敬宗撰破薛舉於幽州立昭仁寺朱子奢撰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褚遂良撰破王世充於邙山立昭覺寺虞世南撰破竇建德於汜水立等慈寺顏師古撰破劉黑闥於洺州立昭福寺岑文本撰是歲天下大稔米斗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斷刑纔二十九人上天下大治帝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朕行仁義既效矣因追念初平天下手誅千餘人不值太平即以御服施諸寺命僧行懺（事見舊史歐陽新書並刪去之）

鎧菴曰君舉必書故曰史史者所以記當時失得之迹也以故惡如弑君必書醜如蒸母必書豈以其醜惡而不之記耶是知修史者不沒其當時善惡之事斯可爲信史也昔范曄著漢書西域傳始

論佛法陳壽志三國則忽而不録唐太宗修晉書
於沙門高行時有所取魏收於北史著佛老志李
延壽於南史作顧懽傳凡帝王公卿毀讃佛老者
莫不悉載其於二教之偏正優劣當年今日未嘗
不明識所歸歐陽氏之修唐書五代史也於佛老
之事則刪之夫唐書唐家之正史非歐陽之私書
也借使不足法論之可也豈當以已所不好而悉
刪之邪是知無通識者不足以當修史之任也夫
佛法之取舍大較係乎人之好惡韓歐司馬始不
好佛遇事立言必有詆訶及退之問道於大顛永
叔開法於圓通君實廣文中子之言而作禪頌言

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爲賢爲大聖是名佛菩薩
禪頌六章見司馬公文集是三賢者始惡而終好之情乎開道
之晩而其先出之言莫可收也吁佛法之取舍果
在於人之好惡可不審乎哉

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

五年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敬父母正觀政要○詔以慶善
宮爲穆太后建慈德寺爲皇太子承乾建普光寺勅
沙門法常居之爲太子授菩薩戒○十一月化度寺
僧邕禪師亡上敬悼賜帛勅右庶子李百藥撰碑更
令歐陽詢書今有數石本一者文字殘闕蔵以爲寶○初波斯國蘇魯支
立末尼火祆教祆火煙反胡神即外道梵志也敕於京師建大秦寺

波斯國在西海此云大秦

六年詔以東都洛陽龍潜舊宅爲天宮寺○詔杜順和上入見錫號帝心○八月七日章安禪師示寂于國清異香滿室

七年中天竺三藏明友來譯大乘莊嚴論李百藥序之云大小乘學悉以此論爲本於此不通未可弘法○勅僧道傳致敬父母○寒山子者隱居天台之寒巖時入國清寺有拾得者因豐干禪師於赤城路側得之可十歲委問無家付庫院養之三年令知食堂常收菜滓於竹筩寒山若來即負而去或長廊叫喚快活寺僧逐罵輒撫掌大笑閭丘胤初爲台州刺史入臨途頭痛遇豐干言從天台國清來爲噀水治疾須史即愈胤問天台有何賢士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寒山文殊遁迹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胤至郡即詣國清問豐干院僧道翹引至空房多見虎迹云禪師在日唯舂米供衆夜則唱歌自樂又問寒山拾得引至廚善見二人向火大笑胤前禮拜二人喝胤曰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二人即把手而笑走向寒巖更不返寺胤乃令道翹於村墅人家屋壁竹石之上錄歌詩三百餘首傳於世云

八年詔爲穆大后建弘福寺車駕親臨自開佛眼○

尚書虞世南立疏曰弟子早年忽遇重患當時運心差愈之日奉設千人齋今謹於道場供千僧疏會以斯願力希生生世世常無疾惱七世久遠六道怨親並同今願（法帖）○勑普光寺常法師入內殿為皇后授戒○萊州奏高麗三國僧（與新羅百濟為三國）願入中國學佛法欲覘虛實耳魏徵曰陛下所為善足為夷狄法所為不善雖距夷狄何益於國詔許之

九年十月玄琬法師終于延興寺遺表有云聖帝方尊事三寶不應使沙門與百姓同科乞令僧有過者並付所屬以內律治之帝嘉納焉乃遣皇太子臨弔勑有司給葬具（勑葬沙門自琬師始）○十一月詔曰比緣喪亂僧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無人其令天下度僧尼三千人有司詳定務取德業清明者以聞僧徒有假託醫巫左道惑眾造請官曹囑致贓賄者朕在情持護必無寬貸諸犯過者宜令所司依准內律明為條制○勑潤州於茅山置太平觀以奉真人王遠知初遠知母夢靈鳳翔集遂有娠誌公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後師事陶隱居授三洞法高祖龍潛先生密告符命秦王與房玄齡微服就謁先生謂之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保愛（昔）

十一月初武德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陪饗至是房元齡等建議請停祭周公以

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陪饗詔可。復封孔子後為褒聖侯。○詔曰老子李姓是朕之祖。名位稱號宜在佛先。沙門智實法琳等詣闕申理。詔不許。駕幸洛陽。實等復抗辭固爭。以道士雖冒宗老子其實遵三張符水醮籙之事。後漢張陵父子教民悔過令輸米五斗其後有張脩張角效其法用符水以治病故世稱五斗米道不宜居釋氏上。敕宰相岑文本諭旨。實等固不奉詔。帝怒杖實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嶺表。而終有識其不量進退者。實曰吾固知已行之詔不復回。所以力爭者使後世知有僧耳。聞者愧服。

十二年尚書虞世南既卒。上夢見之。因詔曰世南德行純備志存忠益。奄從物化良用悲傷。因夜夢假覩斯人。兼進讜言有若平生之舊。可即其家造五百僧齋佛像一軀以資冥福。以申朕思舊之意。舊唐史

十三年詔國子祭酒孔穎達沙門慧淨道士蔡晃入弘文殿談論三教。淨講法華經。蔡晃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放光雨華為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曰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師言不出序何所可領。師曰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座如迷如醉。晃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狐蹤。道士神昏謂人為畜。天情大說合座歡踊。○方士秦世英譛法琳所著破邪論訕毀皇宗。敕流益州而亡。○有

西域傳來善咒術令人死復甦帝令咒飛騎皆驗傅奕曰此邪術也請使咒臣咒之無所覺僧忽仆地若爲物所擊者遂不復甦又有婆羅門僧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者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及往見齒出角扣之應手而碎

述曰夫咒以中道爲體持善遮惡爲用此大聖秘密化物之法而持是法者必惟其人故甦婆呼童子等經云諸咒皆有部主明王諸威德鬼神以爲之護（部主如持呪佛及觀音菩薩明王即持明仙王威德神即金剛神藥叉等諸護咒神）然明王部主慈悲覆護於彼咒師不見其過至於諳惡毒鬼見有爲利養詐解持誦者見彼凝人綴沈金剛杵便生嗔怒即害彼命云云今觀西僧不知持善遮惡之義而欲以區區咒術遠來東土咒死爲切邀名人主有利欲之心無沙門之行是宜護咒鬼神衆怒以斃之耳咒騎兵死咒傅奕不死奕小人謗法罪在泥黎非奕能拒咒也此事至秘唯探索咒部者能知之佛舍利齒骨一切物不能壞彼婆羅門所攜之齒恐非佛眞用羚角以碎之或金剛石僞爲之物雖足以成傅奕博物之名而終不能知吾佛金剛不壞之體世好黨奕而不知義故爲辨之庶幾乎免謗法之罪而救淪墜之苦也

十四年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孔子之後）講

孝經大徵名儒為學官學生能明一經者皆得補授
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學生至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
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於是四方學者高麗吐
蕃皆遣子弟入學升講筵者八千人上以師說多門
命孔穎達撰定五經疏令學者習焉
述曰漢明帝幸辟雍諸儒執經問難搢紳之人圜
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唐太宗幸國子監命祭
酒講經增學舍召名儒為學官四方來學升講筵
者八千人大哉漢唐文治之盛唯二君有焉
詔曰遺教經者是佛臨涅槃時所說誡敕弟子甚為
詳要末俗緇素不知崇奉永懷聖教用思弘闡宜今

有司多寫經本付京官刺史各一卷若見僧尼業行
與經不同者公私勸勉必使遵行 文館詞林
述曰太宗知務僧之本在於遺教故能戒有司寫
經本令公私相勸仰免於過其有得於仁王護法
之心也
十月杜順和上坐亡于義善寺有弟子請五臺禮文
殊方抵山麓見老人語之曰文殊今在終南山杜順
和上是也弟子趨歸師已長往
十五年善導法師至西河見綽禪師九品道場講誦
觀經喜曰此入佛之津要也修餘行業迂闊難成唯
此觀門速超生死至京師擊發四部三十餘年般舟

行道造彌陀經十萬餘卷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壁備
長安中並從其化有終身誦彌陀經十萬至三五十
萬卷日課佛名一萬至十萬聲者師念佛時有光明
從口出後高宗朝賜寺名曰光明云
十六年上幸弘福寺爲穆太后追福自製疏稱皇帝
菩薩戒弟子謂寺主道懿曰朕頃以老子是朕先宗
故令居釋氏先卿等能無憾乎對曰陛下尊祖宗降
成式誰敢有怨上曰佛老尊卑通人自鑑豈一時在
上即以爲勝朕宗自柱下故先老子凡有功德並向
釋門往日所在戰場皆立佛寺太原舊第亦以奉佛
[illegible]道觀存心若此卿等應知

十七年蘄州黃梅四祖道信禪師四徵不起乃就賜
珍繒以旌其道○勑衛尉丞李義表黃水令王元策
使西域遊歷百餘國至毗離耶城東北維摩室元策
以手板量之縱橫得十笏因號方丈復登耆闍崛山
刻碑紀唐威德○八月原州奏昌松縣鴻池谷有五
石青質白文曰高皇海出多子太平天子李世民千
年太子李治七佛八菩薩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
昌大聖延四方云云十一月遣使以玉帛詣鴻池谷祭
謝靈貺舊史在本紀新書移入五行志案録異記琮
州刺史李襲譽奏昌於有瑞石自然成文凡
一百十字其略云高皇海雨子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八
子李世王千年太子治書燕山入七閤主尚往器與
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王鳳手才子武文貞觀
昌大聖四方上下萬給忠孝爲甚勑祿部郎中柳逞

馳聲撿覆並同所奏

述曰高祖之順承天命也以沙門景暉有預記乃立像造寺建齋禁殺遽遽然無敢後一旦惑傅奕之狂言遂欲以佛法為無用而沙汰之既而内難卒發詔已下而不行太宗臨朝大弘斯化鴻池瑞石識文昭然觀其屢朝譯經列聖御序建仁王之高座注般若之眞乘受戒誦經問道聽法鑄像建刹試經度人斯皆天性與能起於宿稟誠知此道有助國救世之功為脩身治心之法故能與孔孟之學並行而不悖也至言其歷代尊僧之禮則於名爲尤異故崇其位則不使稱臣重其德則加之爵秩分亡物則悉依僧律罰有過則唯稟内科自非石識所謂七佛八菩薩之出應世間焉能相繼崇尚之不絶乎

十八年岑文本為中書令文本少時常念法華普門品曾乘舟呉江舟覆人盡死文本没水中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既而隨波涌出至岸獲免後於家設齋一僧後去謂之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災終逢太平致富貴言訖不見及文本就齋復於食椀得舍利二

十九年正月玄奘三藏自西天還長安留守房玄齡備釋部威儀迎置弘福寺是日有五色雲覆經像上二月至洛陽見上於儀鸞殿問西域事迹詔撰西域

記所歷百國山川風俗前史所未聞也詔就弘福寺
同沙門道宜等翻譯
二十年七月奘法師表上新譯菩薩藏經顯揚聖教
論等凡五部請帝製序○詔法華智威禪師補四大
師朝散大夫臧前身是陳僕射徐陵聽智者講經因
立五願一臨終正念二不墮三途三人中託生四童
眞出家五不墮流俗之僧後生縉雲朱氏年十八辭
納婦路逢梵僧謂之曰少年何意欲違昔誓因示其
五願師聞已不復還家即往國清投章安爲師咨受
心要即證法華三昧
二十一年上得秘讖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

天下遂密召太史令李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以術
推之其兆已成今在陛下宮中逾三十年當有天下
上曰疑似者殺之對曰天命不可易且眞王者不死
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上遂止○詔左丘明孟軻
穀梁赤公羊高伏勝毛萇高堂生孔安國戴聖劉向
何休鄭衆馬融盧植鄭玄服虔杜子春范甯杜預王
肅王弼二十一人皆從祀先聖廟廷
二十二年上幸坊州玉華宮召奘法師既至上曰朕
在京苦熱故就此山泉石之涼憶見法師故遣相屈
比日所翻何經奘曰近譯彌勒瑜伽地師論帝宣論
親覽謂侍臣曰佛教廣大猶瞻天瞰海莫測高深

九流與藉猶汀瀅方渓渤耳瀅音瑩汀瀅小水也世言三教齊
致者此妄談也因敕有司寫新譯經論須賜九道総
管時分天下為九道御製大唐三藏聖教序以冠其首今稱石本
行其文首云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此序也
後序二序具在藏經之前上自是平章法義不輟於口敕待法
師親於家人常附師曰法門之益何所宜先對曰弘
法須人度僧為最帝悦○九月詔京城諸郡各度僧
毎寺五人凡度一萬七千人○十月車駕還京師敕
於北闕大内紫微殿西建弘法院命弉法師居之選
名徳七人以從晝則陪御談玄暮則歸院翻譯上令
弉道德經爲梵文以遺西竺師曰佛老二教其致大

殊弉用佛言用通老義且老子立義膚淺豈能觀之
適足見薄遂止○四祖信禪師居破頭山有老僧號
栽松道者請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老矣使有所
聞何能廣化能再來吾尚可待乃去行水邊見周氏
女浣衣揖求寄宿歸而孕父母逐之日傭紡里中夕
宿衆館及生一子棄水中明日見泝流而上氣盛體
潔遂舉之常隨母乞食見四祖于黄梅道中祖語其
母令出家是為弘忍禪師嗣居東山大行其道衆館
後為佛母寺東禪有佛母冢林間録四祖登盧山絶頂
望破頭山紫氣如蓋下有白氣横分六道以問大衆
弘忍曰莫是和上他後横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如是

傳燈○十二月皇太子為文德皇后建慈恩寺擇京城大德五十人以居之各度侍者六人敕太常九部樂奉迎梵本諸經瑞像舍利五十大德入寺帝御安福門樓執鑪致敬

二十三年四月上幸翠微宮召奘法師陪從上歎曰與法師相見恨晚未盡弘法之意五月上崩

高宗 治。太宗第九子

永徽元年詔天宮慧威禪師補四大師朝散大夫

二年九月四祖信禪師安坐而逝塔于東山黃梅寺明年四月八日塔戶自開儀相如生門人不復敢閉

○法華威禪師為天宮慧威禪師說止觀法門○常州安國寺沙門善伏每為衆說法常云行慈不殺佛教之始門若奉教而不能行是猶誦禮而為倨傲也又常勸人修六道供以人先亡者無越此途 高僧傳

三年奘法師請於慈恩寺建浮圖藏西天舍利經像

○中天竺沙門無極高至長安譯陁羅尼集經時那提於慈恩寺譯經地婆訶羅於弘福寺譯經于時宣譯皆極其選法門榮之

四年日本國遣沙門道照入中國從奘法師傳法

六年初奘法師譯因明論尚藥呂才作解譏毀之法師慧立致書于左僕射于志寧以作呂才太常博士柳宣劾才妄舉有旨令公卿學士領才詣慈恩寺就

法師禪悔○罽賓國佛陀多羅於白馬寺譯圓覺經○會稽永欣寺有異僧來碧眸清瘦自稱我即[illegible]會言訖立化寺衆驚異乃漆其軀而事之祈禱立應

顯慶元年正月立代王弘為皇太子勅為建僧齋五千員於慈恩寺○勅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書來濟兼譯經潤文使○三月上御製大慈恩寺碑成許法師上表稱謝○五月奘法師疾上遣御藥蔣孝璋療之師因附奏二事立者正觀以老子名位在佛先曾面陳先帝許從改正二者永徽初勅僧道有過情難知者可同俗法推勘遂遠官司動行枷杖虧辱法門上曰佛道名位事在先朝尚須平章若僧用俗法即遣停罷○十一月武后生皇子神光滿室賜名人光王(即中宗也)踰月詔於奘法師寺出家落髮授歸戒(三歸依三寶及授五戒)

二年勅建西明寺大殿十三所樓臺廊廡四千區詔道宣律師為上座神泰法師為寺主懷素為維那宣律師居西明作續高僧傳三十卷起梁天監訖唐正觀○勅僧道無得受父母尊長拜○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示寂師得法於五祖為牛頭第一世應横出一枝佛法之記○西天寶掌禪師坐亡於婺州浦江寺計其壽一千七十二歲(當周威烈王十九年生在七國時)

三年詔沙門義褒道士黄頤等入宮談論道士李榮

立本際義往復數回理屈詞塞帝令黄門引榮退席
賜褒帛以賞之○日本國遣沙門智通入中國求大
乘法
四年詔僧道入合璧宮論議法師會隱立五蘊義神
泰立九斷知義道士李榮立本然不知乃更立道生萬
物義法師慧立反覆詰之榮語屈而退○詔以坊州
玉華宮為寺命奘法師居之師譯大般若經歷四年
而成凡六百卷又般若心經及諸經論共七十五部
五年詔迎岐州法門寺護國真身釋迦佛指骨至洛
陽大内供養皇后施金函九重命宣律師送還法門
寺○西京勝光寺沙門孝贄親姻往來數以寺果啖

之未幾得嘔血之疾自云每欲疾作見赤衣使者將
往黒林中大風吹散肢節頃之又引向臺觀上二人
儀容可畏厲聲責之曰何得以寺家果飼親姻言已
而失暫惺即計直償衆僧月餘乃免
述曰佛立禁戒凡僧藍錢穀蔬果器具屋廬田山
是為十方僧衆常住之物非已可得私用苟擅以
為私雖四錢已上則便成盗罪終不免淪墜之報
今於孝贄果啖親姻之責表而出之則於盗用錢
穀盗伐林木之罪為可見矣可不警乎
龍朔元年○王元策進西天所得佛頂舍利
二年敕會昌沙門會賾詰五臺山禮文殊真容惡見

金光滿殿空聲讃云善哉○西蜀沙門會寧自南海附舶至訶陵國遇沙門智賢齎涅槃後分白師子國來即與對譯成文二卷

三年中印度沙門福生於慈恩寺譯莊嚴王經等三部

麟德元年二月弉法師令衆念彌勒佛右脇而逝是夕有白虹四道貫井宿直慈恩寺塔帝哭之慟廢朝五日顧左右曰國寶永失可為痛心敕用佛故事金棺銀槨五詔襄恤葬于滻水之東西方會葬者百萬人

乾封元年封岱嶽車駕幸亳謁老君上尊號曰玄元皇帝聖母曰先天太后於亳祠孔子追封太師

二年十月三日宣律師於終南山順寂衆聞天人同聲請歸彌勒內院葬於淨業寺建石戒壇為岳瀆沙門再受具戒有長眉僧來謂之曰(即住世賓頭盧)昔迦葉佛曾此立壇師乃撰壇經行於世師初在西明寺中夜行道足跌前階有聖者扶其足師問為誰答曰北天王太子那吒奉命來衛師曰太子威力自在天竺有可作佛事願為致之太子乃以所寶佛牙授之師夜捧行道密藏地穴唯弟子文綱知之又與天人廣問律相及西天聖迹凡三千八百事號天人感通傳天人費氏曰四王各有八將護出家人北洲少有佛法

餘三洲佛法大弘東西洲煩惱難化南洲雖多作罪
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囑四天王若不護破戒當
行我之法故四王雖見毀禁慇而護之見行一善萬
過不咎
總章元年詔百僚僧道會百福殿議老子化胡經沙
門法明排衆而出曰此經既無翻譯朝代豈非僞造
衆僧愕然無能應者乃勅令搜聚僞本悉從焚棄
咸亨二年沙門義淨自南海附舶往西竺求經○西
京法海寺神英禪師撰吳僧義濟所藏梁武水陸齋
儀依法修設藏秦莊襄王張儀陳軫列國君臣見形
致謝

三年敕洛陽龍門山鐫石龕盧舍那佛像高八十五
尺○五祖弘忍禪師以法傳行者慧能能初至祖問
何來答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
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謂曰著
槽廠去乃入碓坊抱石而舂經八月五祖俾衆各述
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衆神秀
居第一座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能聞之曰美則美矣了則
未了至夜倩童子至壁間書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
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用拂塵埃五祖知之夜令人
召能告之曰佛以正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并

所傳袈裟用以表信能禮足捧衣而出適夕南邁時道明上座聞之追至大庾嶺能即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明舉之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禮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能曰我今說者即非密也返照自己密在汝邊明乃禮謝而回

四年詔萬回禪師入宮供養萬回閿鄉人（其云反在弘農州縣）姓張年十歲其兄萬年戍遼東母程氏憐之飯僧祈福回裝齋餘出門際覥持兄書歸母方知其神異以往回萬里人因呼為萬回哥哥後剃髮著褐衣為沙門

上元元年召隱士孫思邈入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問佛經以何為大思邈曰無若華嚴上曰近奘法師講般若六百卷何不為大思邈曰華嚴法界是一切門於一門中可演出大千經卷般若乃華嚴中一門耳於是帝始持華嚴是歲思邈求還山乃入終南隱居篤志佛典前後寫華嚴經七百五十部（此經晉譯六十卷）（若先生既長壽若一年書十部則八十年中可足七百五十部）舍華原舊居玉山宅為佛寺年一百五十歲盧照鄰稱思邈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見華嚴感應傳及唐本傳）思邈居終南與宣律師善時大旱西域僧於昆明池

結壇祈雨七日水縮數尺有老人夜詣師求救白稱池中龍師曰可往求孫先生老人至其室思邈曰吾聞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汝能傳之吾當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事急矣俄捧方至思邈曰汝還無慮自是池水漲溢思邈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置一方世不得而別酉陽雜俎

案湘山野録云國初成都有僧誦法華有功一日山僕來請入溪嶺見跨溪一閣僕入報出謂僧曰先生請師誦經至寶塔品先生野服藜杖兩耳垂肩焚香操聽而入設秫飯杞菊若干露飄一鍰音還虞書其罰百鍰註云曰金六兩爲鍰○今言一鍰者且約百錢也僕送至中途問先生何姓名僕曰姓孫復於僧掌書思邈字僧方嗟駭僕忽不見復回尋索三日竟迷路歸視嚫乃金錢一百由茲一饍身輕無疾唐史言百五十歳野録請誦經時在國初則又三百年矣

儀鳳元年中印度沙門日照至京師譯方廣大莊嚴經等十八部○初罽賓沙門佛陀波利至五臺禮文殊遇老人曰此土人多造惡佛頂尊勝呪爲除罪秘方可還西取經流傳忽不見波利遂還至是取經來上帝令杜行顗與日照共譯留經於內波利泣曰志在流布何得自秘帝乃以梵本還之波利遂於西明寺與沙門順貞重譯畢持梵本入五臺不復出○行

者盧慧能至廣州法性寺。値印宗禪師。爲其落髮。請
智光律師於本寺臨壇授滿分戒。此壇是宋求那跋
摩造。嘗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又梁眞諦
於壇側植二菩提樹。記云。百二十年後有大士於此
樹下說無上道。及師於此樹下大開東山法門。宛符
先記。明年歸韶州曹溪寶林寺。

二年。初杜行顗所譯尊勝經。遇國諱皆避之。以世尊
爲聖尊。救治爲救除。（太宗諱世民　高宗諱治）　上曰。佛經之言豈
當避諱。乃敕令改正。　國清寺僧智璪爲直歲。將常
住布十端與始豐縣丞李意及。（天台縣在隋唐時爲始豐）久而不
還。璪死。作寺家奴。背有智璪字。既而丞亦死。亦作寺

家奴。背亦有李意及字。（見眞詳記）

述曰。今時勢家多以退例買古寺院。子弟幹僕並
緣爲姦。取寺山造冢。是陷父母於不義之地。而錢
穀竹木。匹肆誅求。視以爲常。不思他日地獄酬償
之苦。爲儒爲官。不幸而負此。見識以是。教其子以
是。責其僕。小得而大失。可不自警哉。李意及爲寺
家奴。特其報之輕者。今故表出之。以爲好作重過
者之戒。

三年。老君降于北邙山之清廟。敕道士隸宗正寺。班
在諸王之次。令貢舉人兼通老子道德經。

述曰。自有佛以來。世稱佛老。立文爲次。異闞澤稱

道事天天事佛隋李士謙論三教優劣謂佛日道月儒五星魏收撰北魏佛老志皆先佛而後道其義已定太宗謂老子李姓是國之祖遂令居佛上違理失禮豈老子意邪太宗明君亦有時而愚乎至高宗以道士隷宗正違理失禮其愚尤甚焉厥後武宗尚道廢佛皆二千君教其愚也

調露元年汾州啓福寺主惠澄淥患牛乳而終寺僧長寧夜見澄來形色顦顇云爲互用三寶物受苦難言諸罪差輕唯用伽藍物爲至重願賜救濟寧即爲誦經懺罪月餘復來云承利益已得息苦別居一處但未知得脱之日

述曰爲沙門而不明因果私取常住之物以適已用用者受者均被其苦輕則爲牛畜奴役重則受鑊湯鑪炭的論其報可不痛哉至於權門要路復不知果報之爲何義以故甘受愚僧之餌而不悟其非占山爲墳賣帖住院若主若客皆入罪門若毘之流深足鄙耶

永隆元年沙門智運於洛陽龍門山鐫石爲一萬五千佛

永淳元年十一月慈恩法師窺基示寂敕諸寺圖形以祀師憲章法師瑜伽師地唯識宗旨號百部論主世宗爲慈恩教（其師傳戒賢三時教有二空三不有不空教）○嵩山道士

潘師正告化謚體玄先生先師正初師王遠知授以隱訣居逍遙谷二十年但服松葉上敬其道幸谷中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山中不乏敕所居起崇唐觀以處之

二年西明寺沙門道世宣律師之弟也以衆藏淵博學者難觀因撰法苑珠林一百卷分門類事覽者便之

則天武后（樂初入宮為才人太宗崩出為感業寺尼高宗詣寺行香見之納之後宮拜昭儀次立冊為后弘道元年高宗崩皇太子即位是為中宗光宅元年廢中宗為盧陵王武后自聽政改國周武氏自製曌字此字）

垂拱三年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來

永昌元年義淨三藏將梵本自室利佛逝國述南海寄歸傳求法高僧傳以是年回廣州冬復往佛逝國

○揚州白塔寺沙門道䄂掌知僧物自在侵用忽有冥官數人白日入房曳䄂下地欲斷其頸䄂驚叫乞命官屬聲言合房資財並送還僧當放汝活䄂叩頭言不敢違命即聲鐘集衆散擲衣物造像設齋冥官三日復至見䄂一鉢一衲不言而去䄂自是進修卒成明行

載初元年敕沙門法朗九人重譯大雲經並封縣公賜紫袈裟銀龜袋（賜紫始此）○追封孔子隆道公

二年勅僧尼依舊位在道上女冠之上○勅荊州神

秀禪師入京行道歷三朝皆禮爲國師五祖弟子○于闐國沙門天智譯造像功德等六部

如意元年勑斷天下屠釣

二年天官處禪師爲左溪朗禪師說止觀法門○北印度沙門寶思惟譯文殊一字呪經等七部南印度沙門法希譯寶雨經等十部○絳州二童女依尼師出家尼誦華嚴二日坐亡二女失望且詣墳號泣三年忽生蓮華五莖于土郡以上聞則天勅掘其根出自舌上乃召二女入內親爲落髮令居天女寺○始令佛經製卍字爲如來吉祥萬德之所集音之爲萬（華嚴音義作大周長壽者蓋武后實改唐稱周年號長壽後改爲如意）

案翻譯名義引華嚴云如來胸臆有大人相形如卍字名吉祥海雲又作卐是吉祥勝德之相由髮右旋而生似卍字卍卐是西土字非此萬方是此土字同呼爲萬

延載元年敕天下僧尼舊隸司賓（即鴻臚寺）今改隸祠部（以佛教有護國救人之福用之德）○波斯國人拂多誕（西海大秦國人）持二宗經僞教來朝

述曰太宗時波斯穆護進火祆教敕建大秦寺武后時波斯拂多誕進二宗經厥後大歷間荊揚洪越等州各建摩尼寺此魔教邪法愚民易於漸染由屢朝君臣當世名德不能簡邪正以別同異故

其法行於世而弗禁嘔是蓋西土九十五外道之
類歟
良渚曰準　國朝法令請以二宗經及非藏經所
載不根經文傳習惑衆者以左道論罪二宗者謂
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等不
根經文者謂佛佛吐戀師佛說啼淚大小明王出
世經開元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由之類其法
不茹葷飲酒晝寢夜興以香爲信陰相交結稱爲
善友一旦郡邑有小隙則憑狼作亂如方臘呂昂
輩是也其說以天下禪人但傳盧行者十二部假
禪若吾徒即是眞禪有云菩提子達磨栽心地種

淩靈臺或問終何所歸則曰不生天不入地不求
佛不涉餘途直過之也如此魔教愚民皆樂爲之
其徒以不殺不飲不葷辛爲至嚴沙門有爲行弗
謹反遭其譏出家守法可不自鬼
京師有女人自稱聖菩薩太后召見之所言皆驗時
大安禪師至太后延入宮令女見之大安曰汝善
觀心我心安在答曰在塔頭相輪鈴中尋復問之曰
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三問之曰在非非想天
皆如其言太后忻悅大安乃復問之女不知答安斥
之曰我心置阿羅漢地汝已不知若至菩薩諸佛地
何由可知女辭屈慚懼變作牝狐下階而走　廣異記

證聖元年太后以晉譯華嚴處會未備遣使往于闐國迎實叉難陀於東都大徧空寺與菩提流志重譯（晉譯六十卷七處八會 新譯八十卷七處九會）沙門復禮綴文法藏筆受弘景證義成八十卷御製經序譯場初啓甘露天降內沼生蓮一莖百葉（華嚴感應傳云人間華十餘葉天華百葉淨土華千葉）

萬歲通天元年遣使賜六祖能禪師水精鉢摩納衣白氎香茶勑韶州守臣安撫山門○洛陽弘道觀主杜義乞爲僧賜名玄嶷賜夏三十臘勑住佛授記寺嶷撰甄正論以尊佛教

述曰佛制受戒以先後爲次序今玄嶷以新戒而居三十夏僧之上雖曰國恩寔違佛制厥後劉綏賜五十夏衆令因加三十臘皆本於此日之非法也

福先寺沙門慧澄乞依前朝毀老子化胡經勑秋官侍郎劉如璿八學士議之皆言漢隋諸書所載不當除削

述曰唐藝文志有八學士議狀一卷雖據漢隋諸書存化胡之說而不知王符僞造之爲非詳論在

中宗神龍初元

詔嵩岳慧安禪師入禁中問道（五祖弟子）○詔沙彌法藏於太原寺開華嚴宗旨藏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都講以聞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爲授滿分戒賜

號賢首詔入大徧空寺佐實叉難陀參譯華嚴
聖歷元年五月義淨三藏自西竺還車駕御上東門
迎勞詔以所奉金剛座佛眞容舍利梵經置佛授記
寺道場集衆翻譯
二年十月敕法藏法師於佛授記寺講新譯華嚴經
至華藏世界品講堂及地皆爲震動即日引對長生
殿敷宣玄義指殿隅金師子爲譬后豁然領解封師
爲賢首菩薩戒師集其言曰金師子章學者尊稱爲
賢首教云○華陰鄧元英有親故暴亡經七月復穌
報元英曰見冥道官吏將追君父宜急修功德以禳
之元英驚問修何功德可免此事曰急寫華嚴經一

